

# 唐史史料學



黃永年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ISBN 7-80622-782-2

A standard linear barcode representing the ISBN number.

9 787806 227824 >

定价：25.00 元

# 唐史文科

黄永年著 ◎ 上海书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史史料学 / 黄永年著. — 上海 :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12  
ISBN 7-80622-782-2

I . 唐 . . . II . 黄 . . . III . 史料学—中国—唐代  
IV . K24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3993 号

封面题签 启 功  
责任编辑 竺金琳  
封面设计 程 钢

## 唐史史料学

黄永年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http://www.ewen.cc)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mm 1/32 印张 10 字数 210 千

2002 年 12 月第一版 2002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ISBN 7-80622-782-2 / K · 156

---

定价：25.00 元



**黄永年**，江苏江阴人，1925年10月出生，1950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为陕西师范大学退休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唐史史料学》、《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古籍版本学》。

## 自序

这部《唐史史料学》，是为攻读唐史者提供的教材，同时也可作为研究工作者的参考读物。

研究唐史为什么必须学习唐史史料学，或者说得广泛一点，研究历史为什么必须学习史料学？这个问题应该从认识论的高度来回答。

认识来源于实践。对研究历史来说主要是接触史料来获得感性认识。感性认识积累多了，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发展到理性认识，即抓住历史事物的本质，找出其中规律性的东西，在理论上作出贡献。这就是历史研究工作者所承担的任务，所以当年恩格斯曾强调地指出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查审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史料学者，正是讲需要掌握哪些史料，并研究这些史料的源流、价值以及利用方法的一门学问。很难设想，研究某个历史事物时对所需要掌握的史料都不甚了了，却能获得丰富的感性认识；也很难设想，对这些史料的源流、价值和利用方法一无所知，却能很好地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作。

这部《唐史史料学》，就是本着如上的理解来撰写的，希望通过它告诉人们研究唐史应掌握哪些史料，以及这些史料的源流、价值和使用方法。

为了能够实现这样的意图，在撰写上我作了如下的考虑。

首先，应该掌握哪些史料？也就是说应该讲哪些史料？这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作为蓝本。因为不仅建国以来大专院校里不曾开设过唐史史料学的课程，不曾出版过教材、专著，就连建国以前也没有这样的著作，国外也未听说过有为唐史研究撰写的史料学专著。这就只好自起炉灶，自定取舍标准，即凡研究唐史真正用得上的就应该讲，否则就不必讲。这和史学史不一样，史学史只要是史学著作都得讲，不管这部著作有没有提供见于其他文献的史料；史料学则不论是否史学著作，只要有史料价值就要讲到。例如北宋时范祖禹的《唐鉴》，只是一部对人君说教的史书，并无史料价值，史学史可以讲，讲唐史史料学就不必提出；又如《文苑英华》，是诗文总集而不是史学著作，史学史里不能讲，但唐史史料学却必须讲，因为它保存了大量的第一手唐史史料。当然，也不是书里有一点唐史史料的都得讲，这样范围太广了，反易使读者有目迷五色之苦。因此只能就重要的、即书中全部或大部分是史料的来讲。对现代著作也是如此，凡是给有史料价值的文献作校勘、注释、订补、辑佚的，以及提供其他有用史料的，如唐长孺先生的《唐书兵志笺证》、岑仲勉先生的《元和姓纂四校记》等，都应该讲到；否则，即使是公认的史学名著也只好割爱。

用这样的标准来择取，要讲的还是比较多，因而需要有个次序先后，即分个类。但图书馆通行的几种分类法在这里都用不上，因为这些分类法很多地方是借鉴于国外的，用来分现代的书籍、尤其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书籍固然很好，分我国的古籍就不甚合适。就历史书来说，这些分类法一般都是先世界史，再国别史，国别史里的中国史则是先通史，再断代史，结果《史记》、《南史》、《北史》、新旧《五代史》分在通史，其他《汉书》等等按朝代分别安插进断代史里，一部“二十四史”被拆得七零八落；在通史里，纪传体的《史记》、编年体的《通鉴》、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以及现代

的通史著作甚至教科书、通俗读物都可以统统混杂在一起，有些史学名籍如讲典章制度的《通典》、《文献通考》等却又分到历史以外的政治大类里。我认为，在编制出真正同样适用于我国古籍的新分类法之前，还不如老老实实承用过去传统的四部分类法，这是古代学者根据当时书籍的实际情况来制订的，而且随着书籍品种的增减还作过多次调整，如常用的《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和过去的四部分类已有许多不同，后来《书目答问》的分类和《四库全书总目》又有出入。当然，今天看来，这些四部分类法还是存在若干毛病的，因此在这部《唐史史料学》里又作了点调整。

所列举的书籍从哪几方面来讲述？过去《四库全书总目》是书名、卷数、作者姓名和简历、内容优劣，有时也讲几句版本。现在既是史料学当然有所不同，除书名、卷数、作者外，有些与撰著此书并无关系的简历就可以省略不讲。版本也只讲常见的或有关系的，用不到像《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邵亭知见传本书目》那样把所有旧本一一缕陈。书的内容则主要从史料角度来讲，力求把所提供的史料的源流、价值以及应该如何利用讲得清楚些。此外，有关的知识性东西也适当附带讲一些，使没有机会在课堂上听老师讲授的爱好者可以把它作为自学的入门指导书。

在考虑怎样把这部史料学写好时，我常常想起前辈学者的几部入门指导著作。首先是吕思勉师的《经子解题》，这是半个世纪前我开始接触古籍的启蒙读物，它为我打开了研究古代文献的大门。以后我还阅读过梁启超先生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陈垣先生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也都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不仅由于他们学问精深渊博，更重要的是他们撰写这些入门书时态度诚恳，不敷衍，不打官腔，处处为读者着想，对读者讲老实话。要知道，介绍古籍这件事，如果不负责任，本来是很容易做的。上者可以摘抄原书的序跋、目录，打几句“此书内容丰富，有一定参考价值”之类的官腔就了事；下焉者更可找几本性质相同、相近的

书来东拼西凑地乱抄一通，不用付出多少劳动。至于这本书究竟应该怎样读，怎样用，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却绝口不谈。这也难怪，因为有些编写者自己就没有读过、用过这些书，哪来经验可以对人家传授呢？上面所说的前辈学者这几部著作则不然，所介绍的书都认真读过或用过，有些还作过深入的研究，不曾过目的书决不说，研究得不深的也决不乱说，决不用官腔来敷衍塞责。同时，自己研究的心得和取得的新成果、新见解，则尽量告诉读者，毫无保留。尽管这些心得见解不一定都能成为定论，但比以谨慎为借口，不敢或没有能力讲出自己的见解者要高出万万。因为不讲自己的见解，一味陈陈相因，那读者看前人或别人的书好了，又何必读你书里那么一点转引人家甚至抄袭人家的东西呢？这点抄来的东西对读者能起什么启发诱导作用呢？我的学问自不敢和这几位前辈学者相比拟，但撰写这部《唐史史料学》时，在不说假话、不打官腔、以诚待人、无保留地把个人心得公之于众这些方面，总力求向前辈学者看齐，以期读者看了这部史料学能真正知道点新东西，对研究唐史能起点作用，而不致感到失望，感到上当受骗。

这部《唐史史料学》的初稿是 1979 年写出的。当时我刚调到陕西师范大学任教，史念海教授要我指导中国古代史专业唐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需要给他们讲授唐史史料学的课程。因为等着印发讲义，只花了不到 20 天时间，写成 10 万字左右的急就文章，其苟简率略自无待言。因此在实际讲授时已需大事损益，到 1982 年把它兼作历史文献学硕士研究生教材时就决心彻底重新改写，只是由于其他教学、科研工作较重，不久又兼任古籍整理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在写毕了纪传类后就再也挤不出时间。这样拖延到了 1986 年，国家教委所属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把它列入重点项目，并拨付了专款，再不完成这个改写任务将无法交待。于是商请贾宪保讲师代我充实纪传类以下的篇幅，新增加的类书、敦煌吐鲁番文书两类则全部由宪保讲师撰写，再经我审阅润

色,我还增写了书目一类。由我和宪保讲师共同署名,送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行公世。当然,详略失当甚至错误之处总在所难免,希望同行包括青年同行给我指出,后来居上本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本书正文中提及前辈学者及友好之处,均直书姓名,不用字号,也不再加师、兄、先生、教授等称呼,因为加了易有亲疏尊卑之嫌,不如一律不加为妥。

黄永年 1989年春节,2001年6月5日稍作修改

这部《唐史史料学》1989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学术界评论还不坏,认为比较实用,1992年且承国家教委给予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优秀奖。但彼时只印了1500册,过不久就售缺,以致海峡两岸我国学人有复印了来阅读使用的。近上海书店出版社知悉此情况,决定由他们重印新版,以应需要。

1989年版付印前,由于校阅时间匆促,精力也欠集中,印成后自己就不甚满意。这主要是对贾宪保讲师代我充实的部分。平心而论,宪保讲师是出了力的,但思路以至行文习惯总不能和我完全相同。再是诗文类的别集部分我本来只是开了个书目及其版本,作者生平和可作为史料的举例都出于宪保讲师手笔。举的这些例子自然没有错,但集子里有用的史料实际上并不止这一些,而且严格一些讲也未必有代表性,杂史杂说小说类中所充实的例子也存在同样的毛病。不过这部分如果重写则工程过于浩大,且字数增加太多也恐非本书之所能容纳,这样就只好姑仍其旧,只是请使用本书者切莫局限于书中所举例子而得直接从原书寻找更多的史料。至于思路行文和我不合拍处,我就径行修改,多事润色,如类书的开头部分还重新写过。这几年新问世的有关出版物,也得择优录入本书。遗憾的是,宪保讲师在多年前移居国外,且从事其他

工作,上述这些改动已无机会再和他商榷。从文责自负这点考虑,这次新版就由我单独署名了。

本书最后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一类,也是贾宪保讲师代我撰写由我改定的。这次为慎重起见,再商请敦煌学专家、北京大学古代史研究中心的荣新江教授费神审阅,承新江教授作了多处增改,于此谨向新江教授致谢!

黃永年 2001 年 6 月 12 日

# 目 次

自序 .....	1
纪传类 .....	1
旧唐书 新唐书 隋书 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新旧唐书合钞 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 新旧唐书合钞补注 唐书注 唐书兵志 笺正 新唐书纠谬 廿二史考异 十七史商榷 陔余丛考 廿 二史札记 新旧唐书互证 唐将相大臣年表 唐功臣世表 唐 边镇年表 唐镇十道节度表 唐宦官封爵表 武氏诸王表 唐 诸蕃君长世表 唐藩镇年表 唐方镇年表 唐折冲府考 唐折 冲府考补 唐折冲府考校补	
编年类 .....	55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补 大唐创业起居注 顺宗实录	
典章制度类 .....	64
通典 宋白续通典辑本 唐会要	
职官类 .....	72
大唐六典	
仪注类 .....	77
大唐开元礼 大唐郊祀录	
法令类 .....	79
唐律疏议 唐令拾遗	
诏令类 .....	84
唐大诏令集	
地理类 .....	88
括地志 元和郡县图志 太平寰宇记 两京新记 长安志 长	

安志图 河南志 游城南记 雍录 类编长安志 唐两京城坊考 隋唐两京丛考 大唐西域记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唐大和上东征传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中国印度见闻录 蛮书 北户录 桂林风土记 岭表录异	
谱牒及职官姓名类 .....	120
元和姓纂 翰林志 承旨学士院记 翰林学士记 翰林院故事 翰林学士院旧规 重修承旨学士壁记 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 郎官石柱题名考 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 唐仆尚丞郎表 登科 记考 唐人行第录 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 唐五代五 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	
杂史杂说小说类 .....	131
贞观政要 魏郑公谏录 安禄山事迹 高力士外传 奉天录 李相国论事集 朝野金载 教坊记 隋唐嘉话 封氏闻见记 唐国史补 大唐新语 次柳氏旧闻 刘宾客嘉话录 明皇杂灵 羯鼓录 因话录 大唐传载 幽闲鼓吹 松窗杂录 西阳杂俎 本事诗 杜阳杂编 桂苑丛谈 尚书故实 云溪友议 玉泉子 北里志 乐府杂录 东观奏记 开天传信记 唐阙史 资暇集 刊误 唐摭言 中朝故事 金华子杂编 开元天宝遗事 鉴诫 录 北梦琐言 贾氏谈录 锦里耆旧传 南部新书 近事会元 太平广记 唐语林 续谈助 类说 说郛	
诗文类 .....	187
王梵志诗 东皋子集 幽忧子集 王子安集 杨盈川集 骆宾 王文集 陈伯玉文集 张说之文集 曲江张先生文集 孟浩然 集 李太白文集 王右丞集 高常侍集 颜鲁公文集 刘随州 文集 杜工部集 岑嘉州诗 昼上人集 元次山集 毗陵集 钱考功集 韦苏州集 孟东野诗集 陆宣公翰苑集 寒山子诗 (附丰干拾得诗) 权载之文集 韩昌黎集 张司业诗集 刘梦 得文集 吕和叔文集 李文公集 柳宗元集 欧阳行周文集 白氏文集 元氏长庆集 皇甫持正文集 沈下贤文集 李文饶 文集 张承吉文集 贾浪仙长江集 李贺歌诗编 玉川子诗集	

樊川文集 姚少监诗集 李义山诗集 李义山文集 樊南文集 补编 温庭筠诗集 刘蜕集 丁卯集 孙樵集 皮子文薮 唐 甫里先生文集 司空表圣文集 司空表圣诗集 桂苑笔耕集 郑守愚文集 玉山樵人集 香奁集 徐公钓矶文集 唐黄先生 文集 甲乙集 谗书 两同书 广陵妖乱志 罗昭谏集 白莲 集 禅月集 浣花集 文苑英华 全唐诗 全唐文 全唐文纪 事	
类书类 .....	254
初学记 白氏六帖 白孔六帖 太平御览 册府元龟 玉海	
金石类 .....	267
集古录 金石录 金石萃编 金石续编 金石萃编补正 八琼 室金石补正 唐代墓志汇编	
书目类 .....	275
旧唐书经籍志 新唐书艺文志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崇文总目 辑释 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 中兴馆阁书目辑考 中兴馆 阁续书目辑考 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 直斋书录解题 宋史艺 文志	
敦煌吐鲁番文书类 .....	284
敦煌石室遗书 敦煌石室真迹录己 鸣沙石室佚书 敦煌零拾 敦煌石室碎金 敦煌掇琐 敦煌遗书 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 煌杂录 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 流沙遗珍 敦煌石室画象题 识 敦煌秘籍留真 敦煌曲子词集 敦煌曲校录 敦煌曲 敦 煌变文汇录 敦煌变文集 敦煌变文新书 敦煌资料 西域文 化研究 吐鲁番考古记 吐鲁番出土文书 中国古代籍账研究 敦煌宝藏 敦煌丛刊初集 敦煌古籍叙录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	
书名索引 .....	304

## 纪 传 类

我国最早的史书，如以《春秋》命名的鲁史，后人称之为《竹书纪年》的魏史，都是编年体。到西汉时司马谈、迁父子撰写史书，才参考战国时人的《世本》把内容扩大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门，后人称之为《史记》。接着东汉初班固撰写《汉书》，改书为志，又省却世家，此后这种纪、志、表、传就取代编年体而成为撰写各个朝代的史书的正式体裁。虽然有时也略事增损，如有的没有表，有的没有志、或改志为考，还有的增加一门载记，但纪和传这两部分迄无变动。因此，在唐代就有人称这种体裁为“纪传体”，如中宗时史学家刘知几在其名著《史通》的《古今正史》篇里，就以编年和纪传并称，韩愈的弟子皇甫湜更撰有《编年纪传论》（《皇甫持正集》卷三），说“古史编年，至汉史司马迁始更其制为纪传，相承至今，无以易之”。

由于这种纪传体成为史书的正式体裁，因此也通称之为“正史”。这个名词出现得比“纪传”还早一些，唐贞观时官修并编入《隋书》的《五代史志》中的《经籍志》，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史部就以正史居首。不过，当时只要是纪传体的都视为正史，《史通》的《古今正史》篇更把编年等不属于纪传体的也一并讲述，并没有把纪传体中的某几部算作正史，余外不算。这到宋代书目中才开始加以区别，如《郡斋读书志》把《南史》、《北史》列入杂史，《直斋书录解题》又把《南史》、《北史》、《高氏小史》、《古史》等列入别史，都不作为正史。这种区分越到后来越严格。本来，早在魏晋时就以《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为“三史”。唐代以范晔的《后汉书》取

代《东观汉记》，又增加《三国志》以试弘文、崇文生，为后来清人称《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为“四史”的滥觞。宋人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为“十七史”（详《十七史商榷》卷九九“十七史”条）。明人又增加《宋史》、《辽史》、《金史》、《元史》为“二十史”。清乾隆时增加新刊刻的《明史》，又增加《旧唐书》为“二十三史”，修《四库全书》时又从《永乐大典》、《册府元龟》等书中辑出《旧五代史》而成为“二十四史”，此外一律不算正史。如《四库全书总目》中就说：“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以至后来柯绍忞撰《新元史》，要有当时的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明令才列入正史，成为“二十五史”，而《清史稿》虽也有人把它和正史并列，有“二十六史”之称，但也许由于未有明令，这个“二十六史”的叫法就并不通行。为了避免误解，避免人家认为正史而外都是“不正之史”，在今天可以不再用“正史”这个名词而代之以唐人早就使用的“纪传”一词，称之为纪传体史或纪传史。

纪传体史书主要包括纪、志、表、传。纪是以皇帝纪年的编年史，一般有一个皇帝就编写一个纪，纪里按年、月、日记载国家大事和皇帝的政务活动，包括颁行制度法令、任免大臣以及灾异天象、战争、皇帝出巡等，相当于一种本朝大事记。志是关于典章制度以及天文、历法、地理、水利、财经、文化等的专门记述。记述这类内容的还有其他专书，有些专书的史料比志更原始，但全面系统而且头绪清楚的还首推正史里的志。表大体有三类，一种是考虑到分裂时期的史实错综复杂，因而编制了以年、月为纲的年表、月表。一种是把当时的王侯、功臣、将相以及重要的地方军政长官列成表，因为这些人为数太多，除特别重要的另行立传外，一般都编进表里，这样既节省篇幅，又便于查考。另一种是世系表，如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之类。传在正史中所占的篇幅最多，一般有专

传、类传和所谓四裔传。专传是为有地位、有影响的重要人物立传。类传则以类相从，如《旧唐书》就有后妃、皇子、外戚、官宦、良吏、酷吏、忠义、孝友、儒学、文苑、方伎、隐逸、列女等类传。四裔传是给兄弟民族和外国立传。

纪传体史书后来多出于官修，虽然难免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之类的曲笔，但总是以实录、国史以及诏令、奏议、行状、家传等比较原始的史料为依据，一般还不致凭空编造捏合。可以说，纪传体正史提供的是最基本的、最成系统的史料。研究历史，必须首先认真阅读纪传史，打好基础，然后才可能正确利用杂史、小说、诗文和出土文物等资料。由于唐代的档案保管和修史制度已趋严密，唐代正史记载更为完整可靠，所以对唐史研究者来说，精熟纪传史就更为重要。认真阅读纪传史，打好研究历史的坚实基础，这是过去我国史学家的老传统。吕思勉曾通读“二十四史”好几遍，杨树达对《汉书》精熟到据说可以全部背诵。陈寅恪精通好多种语言，熟悉敦煌文书、佛教文献，但所撰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引用的主要还是有关的几部纪传史。这些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记取。

提供唐史史料的纪传体史书主要是“二十四史”里的《旧唐书》和《新唐书》，在这里重点介绍这两部书。此外，唐以前的《隋书》，唐以后的《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也略作讲解。后人对新、旧《唐书》所作的笺注、校勘、考订、补缺等著作，也在这里分别介绍。

## 《旧唐书》二百卷 后晋刘昫等撰

书名和篇目 此书凡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合二百卷。本名《唐书》，《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以及南宋绍兴刻本都题《唐书》而没有“旧”字。由于北宋时欧阳修、宋祁等重修《唐书》而在这部后晋时所修《唐书》前冠一“旧”字，应是南宋以后的事情。明嘉靖时闻人铨刻本就题《旧唐